

晋国

600年

韩鹏杰
◎著

— 1 —

周礼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一部春秋 半部晋史

百代皆行秦制 秦制乃自晋来

详解晋国霸业成败 还原春秋风云画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 History of

State of Jin

晋国

600年

— 1 —

周礼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韩鹏杰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国 600 年 . 1, 周礼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 韩鹏杰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24.6
ISBN 978-7-5104-7630-3

I . ①晋… II . ①韩… III . ①中国历史—晋国 (前
11 世纪—前 4 世纪中叶)—通俗读物 IV . ① K2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228127 号

晋国 600 年 1: 周礼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作 者: 韩鹏杰
责任编辑: 刘 颖
责任校对: 宣 慧 张杰楠
责任印制: 王宝根
出 版: 新世界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nwp.com.cn>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电话) nwpcd@sina.com (电邮)
印 刷: 天津旭非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尺寸: 170mm × 240mm
字 数: 275 千字 印张: 16.25
版 次: 2024 年 6 月第 1 版 202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7630-3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001 第一章 从桐叶传说到曲沃代翼

003 第一节 晋国初立

003 剪桐封弟

005 童话辨伪

008 周公东征

010 营建东都

011 以藩屏周

012 制礼作乐

014 唐国古史

015 童话因辨

017 叔虞封唐

019 改唐为晋

023 第二节 文侯始兴

023 骊山烽火

026 平王东迁

029 文侯之命

032 第三节 曲沃代翼

032 晋乱肇始

034 乱在曲沃

- 035 出师未捷
- 036 功败垂成
- 038 周郑交恶
- 039 池鱼之殃
- 041 径庭之战
- 043 战略转变
- 045 晋国归一

047 第二章 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 049 第一节 开疆拓土
- 049 成周之行
- 051 广莫为都
- 053 兴灭继绝
- 055 第二节 辟土服远
- 055 兼并诸侯
- 056 伐霍魏耿
- 059 第三节 假道伐虢
- 059 虢国史略
- 062 神降于莘
- 064 虢公贺鬼
- 065 虞国简史
- 066 荀息献计
- 068 伐虢灭虞
- 070 所谓忠信
- 072 献公功业

075 第三章 “国无公族”制度的成型

- 077 第一节 手足相残
- 077 献公之忧

078	士芳之计
080	聚邑之围
082	第二节 风波初起
082	献公私情
083	卜史之忧
085	轻阴乍起
087	一国三公
088	君臣之义
090	蒸礼风波
092	第三节 父子离心
092	太子为卿
094	谗言弥兴
096	骊姬夜哭
098	偏衣金玦
100	出征东山
103	第四节 骊姬之乱
103	暗潮汹涌
105	心意难平
107	里克中立
109	祠而归福
111	太子受诬
112	杀身成仁
115	新城雪月
117	第五节 祸起何处
117	祸水之源
119	观念之争
122	献公遗恨

127 第一节 二子争政

127 里克之乱

129 柏谷之谋

132 夷吾奔梁

133 信仁为亲

136 崤函谷地

139 尘埃落定

143 第二节 惠公当国

143 欲加之罪

145 丕郑之死

147 初入中原

149 泛舟之役

151 第三节 韩原之战

151 山雨欲来

153 幸而得囚

155 惠公被俘

157 狐氏妖梦

159 归君质子

162 第四节 惠公之惠

162 朝于国人

165 王城之盟

166 庆郑之死

168 惠公施政

170 陆浑之戎

第五章 晋文公流亡之路与称霸前的列国局势

177 第一节 备尝艰辛

177 渭水惊魂

179 五鹿获土

181 信任危机

183 第二节 中原乱象

183 齐桓之死

184 宋襄图霸

187 第三节 周游列国

187 乐不思归

189 重瞳骈胁

191 焉能尽礼

193 君明臣贤

195 无以为报

198 第四节 终成夙愿

198 怀公乱政

201 生死一线

202 婚媾怀嬴

204 朝堂歌礼

206 终成夙愿

第六章 周礼保守主义的复兴和晋文公改革

211 第一节 危机四伏

211 火烧公宫

213 纳投名状

215 物是人非

216 社稷之守

218	第二节 问诊国策	
218	寻问根由	
222	献惠改革	
225	为君之道	
227	爱有差等	
230	第三节 渐进改革	
230	郭偃之法	
233	经济改革	
234	严明法纪	
237	官方定物	
239	正名育类	
241	被庐之蒐	
245	举善援能	
248	附录	
149	卷一	
151	卷二	
153	卷三	
155	卷四	
157	卷五	
159	卷六	
162	卷七	
162	卷八	
165	卷九	
168	卷十	
170	卷十一	
171	卷十二	
172	卷十三	
173	卷十四	
174	卷十五	
175	卷十六	
176	卷十七	
177	卷十八	
178	卷十九	
179	卷二十	
180	卷二十一	
181	卷二十二	
182	卷二十三	
183	卷二十四	
184	卷二十五	
185	卷二十六	
186	卷二十七	
187	卷二十八	
188	卷二十九	
189	卷三十	
190	卷三十一	
191	卷三十二	
192	卷三十三	
193	卷三十四	
194	卷三十五	
195	卷三十六	
196	卷三十七	
197	卷三十八	
198	卷三十九	
199	卷四十	
200	卷四十一	
201	卷四十二	
202	卷四十三	
203	卷四十四	
204	卷四十五	
205	卷四十六	
206	卷四十七	
207	卷四十八	
208	卷四十九	
209	卷五十	
210	卷五十一	
211	卷五十二	
212	卷五十三	
213	卷五十四	
214	卷五十五	
215	卷五十六	
216	卷五十七	
217	卷五十八	
218	卷五十九	
219	卷六十	
220	卷六十一	
221	卷六十二	
222	卷六十三	
223	卷六十四	
224	卷六十五	
225	卷六十六	
226	卷六十七	
227	卷六十八	
228	卷六十九	
229	卷七十	
230	卷七十一	
231	卷七十二	
232	卷七十三	
233	卷七十四	
234	卷七十五	
235	卷七十六	
236	卷七十七	
237	卷七十八	
238	卷七十九	
239	卷八十	
240	卷八十一	
241	卷八十二	
242	卷八十三	
243	卷八十四	
244	卷八十五	
245	卷八十六	
246	卷八十七	
247	卷八十八	
248	卷八十九	
249	卷九十	
250	卷九十一	
251	卷九十二	
252	卷九十三	
253	卷九十四	
254	卷九十五	
255	卷九十六	
256	卷九十七	
257	卷九十八	
258	卷九十九	
259	卷一百	

第一章
从桐叶传说到曲沃代翼





第一节 晋国初立

剪桐封弟

每当谈到晋国的开国史，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桐叶封弟”的典故。故事说的是周成王年少时，与他的同母弟叔虞（字子干）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游戏中他削下一片梧桐叶子作为珪——也就是古代举行典礼时所执的玉器——递给叔虞，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将以此分封于你。”

这本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玩笑，可在一旁陪侍的史官佚闻言却大惊失色，急忙下拜说：“请天子择日分封叔虞！”

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但对于封邦建国这种大事的重要性毕竟还是有些认知的。看到史官一本正经地要自己兑现诺言，小成王顿时便慌了神，不住地为自己辩解道：“我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罢了！”

史官佚对此却很不以为然，无论天子如何辩解，他都始终坚守原则，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天子无戏言！只要是您说过了，史官就要如实记载，您就要按照相应的礼节完成分封，并且作歌曲来传颂这件事。”

小成王终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便依从史官佚的劝谏，将河汾以东方圆一百里的唐国故地封给了叔虞。叔虞也正是借此以国号为氏，被称作唐叔虞。

这个国家建立十几年后，又将国号改成了晋——于是乎，那个在春秋时代雄霸一时的晋国就这样诞生了，而唐叔虞实际上也就成了晋国的始封之君。

这个故事被记录在《史记》中，但其最初的版本应该是来自于《吕氏春秋》一书^①。只是与太史公的记载略有不同，原本的叙事场景中，在一旁悉心劝解的可不是什么史官佚，而是摄政当国的周公旦。

至于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角色替换掉，或许是因为在信仰淳朴而真诚的古人心中，素来人品贵重的周公旦大约不会做出这么不合情理的举动。但由于书中的故事实在精彩，令爱惜史料的司马迁不忍丢弃，于是便偷梁换柱，让一个地位不那么尊崇的史官来替周公旦背这个黑锅。

与司马迁心有戚戚焉的还大有人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名无须在浩瀚史料中苦心摘选素材的散文大家，柳宗元身上的担子显然要比司马迁轻很多，对待传统史料的态度自然也少了许多顾忌。在漫长而困顿的贬谪生涯中，他曾专门写了一篇叫作《桐叶封弟辨》的文章，以《吕氏春秋》的原始版本作为标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富有童话气质的浪漫故事的不信任态度。

在柳宗元所处的时代，以封邦建国为主体的政治模式早已成为久远的历史记忆，但当时的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对现实政治体制的体察，轻易地分辨出封邦建国在周代国家政治当中的重要地位。

任免封疆大吏、考察地方长官，无论放在什么样的时代，都应该是一件极其重大且严肃的人事决策。哪怕是在卖官鬻爵盛行的混乱年代，昏聩的君主们也总要保有一丝底线，不会轻易地将对王朝命脉、社会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高级职位明码标价随意出售的。

在叔虞封唐这件事上，柳宗元就提出了一番见解：如果成王的弟弟的确贤能，适合去做一个国家的君主，那么周公就应该在正式场合、以正当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天子提出建议，而不是在一个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里，以一种近乎哄骗的方式趁机促成。若是这个弟弟不堪重用，周公更应该规劝成王，以避免闹剧发生。

^① 《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

故事中的周公显然没有尽到为人臣的本分，反而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变成了事实，将大片的土地和百姓封给了一个未脱稚气的孩子。好在受封的唐叔虞也算是一名贤君，在封国上表现颇为抢眼，一场儿戏才终于没有铸成大错。

然而，这件事终究还是让人感到后怕。试想，假如当时与成王玩耍的不是这个贤能的弟弟，而是一个只知享乐不理政事的纨绔子弟，甚至是宫中的妇人或者太监（妇寺），难道周公也要让成王都分封了不成？

柳宗元同时还对所谓“天子无戏言”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这非但不应该是臣子一定要谨慎奉行的金科玉律，反而是需要极力摒弃的文化糟粕。因为天子也会犯错，也需要臣子的规范和教导。假如天子的言行举止不符合正道，做臣子的对天子的错误非但没有出面规劝，反而是曲意逢迎，甚至巧言辩解，那便是君王背后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是“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考虑到周成王是出了名的贤君，周公旦更是人所共知的贤臣，自然不会犯下这种见识浅薄之人才会犯的低级错误。因此综合下来，柳宗元便认为所谓“桐叶封弟”的叙事显然是靠不住的。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言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柳宗元写这篇文章，更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因此尽管言辞犀利、逻辑雄辩，但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用事的成分，是以一个假定全知全能的圣人为模板，去推断哪些事他有可能去做，又有哪些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做。

可问题是，假如周公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圣明，抑或是素来圣明的周公恰好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做出的任何推断也就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在更加注重证据链条的史学研究方面，柳宗元的思辨最多也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想要证明“桐叶封弟”的叙事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就必须拿出更多更实在的证据才行。

童话辨伪

史学研究者批驳这个童话叙事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叔虞受封的年龄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唐叔虞受封之时，已经是一名足以独当一面的赫赫功臣了，这样的证据在传世的古典文献和近世出土的青铜器物铭文上都有所体现。比如在《国语》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唐叔虞受封之前，曾在徒林射死一头犀牛，取其皮制作了一

副大铠甲^①。拉开大弓一箭射死一头膘肥体壮的犀牛，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更要有过人的膂力，这显然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事情。

此外，《逸周书》讲武王时期一次盛大的朝会，在介绍完天子的冠冕服饰之后，紧接着便提到了“唐叔”的名号，且名次位于大名鼎鼎的周公和太公望之前^②。可见早在武王去世前，唐叔虞不仅已经成年，还在武王的班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同样能够提供证据的，还有近世出土的青铜器“晋公盂”与“晋公盘”，其上铭文回顾了晋国先祖叔虞的丰功伟绩，说他“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畏百蛮，广司四方”“至于不廷，莫不秉敬”，因而受封为唐公。可见其在武王去世之前，便已经是一名勇猛善战、大杀四方的武将了。

如此一来，当我们依照之前的故事，把年长的叔虞和年幼的成王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一棵梧桐树下时候，场面顿时就不那么美好了——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老狐狸在骗小朋友手里的棒棒糖。

也正因为如此，当在历史迷雾中尤感惶惑的人们，得知唐叔虞受封的时候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而彼时的成王却还只是一个有赖周公辅政的闲散天子时，难免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唐叔虞与周成王，到底是兄弟关系，还是叔侄关系呢？

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按照我们过去所依赖的史料，无论是《左传》《国语》《史记》这些严肃的历史作品，还是诸子百家那些带有个人倾向的论著，都是建立在前一种结论之上的。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曾提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左传·昭公元年》更是确切地指出，唐叔虞的母亲正是武王的正妻、太公望吕尚的女儿邑姜。

在这些被人们反复打磨的作品中，无论是晋国人自己的记忆，还是友好邻邦的记载，都为二人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做了注脚。问题产生的根源，恐怕还是因为这些讨论都是建立在“成王年幼”这个假定事实的基础上的，可如果这个预设前提本身就不成立呢？

探究成王即位年龄的依据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从他的父亲武王的年龄出发进

① 《晋语·叔向谏杀竖襄》：“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

② 《逸周书·王会解》：“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

行推断。有不少的证据都表明，武王去世的时候已年过半百，甚至还有更精确的考证，认为他是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去世的。作为武王的嫡长子，周成王彼时的年龄怕也不小了，哪怕他的父亲因筹谋克商而生育较晚，也不至于到花甲之年了才留下一堆未成年的娃娃驾鹤西去。其次，是现在掌握的很多古籍金文也为此提出了印证，表明在周公辅政期间的许多战事，成王都是参加了的，也就是说其继位的时候未必还是小孩子。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成王年幼的错觉，恐怕多少是受到了诸子百家学说和后世经验的误导^①。在早期文献记载中，成王常以“冲人”“孺子”“冲子”“小子”自谦，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从而破坏掉原本的故事结构。尤其是对于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当代人而言，也常常会被帝制时代的经验所误导，想当然地以为只有未成年的国君才需要大臣摄政，既然成王需要周公辅政，那么肯定年纪还小。而战国时期的游士们，他们只在乎学说能否为当政者所采纳，至于所叙述的历史是否真实却并不关心，因此便有意无意地将其理解成了“年幼”之意。尽管如此，战国时期的著作多少还有保留余地，只是说成王年幼；而到了秦汉时期，则进一步被夸张成了“成王初立，未离襁褓”，这恐怕是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的曲解了。

打破固有认知，还原历史真相，是一项繁复而艰巨的工程。在没有确实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很难为这场论辩简单地画上休止符，有关成王年龄的真实答案仍然有待进一步考究，这也是我们面对支离破碎的先秦史料时无法避开的窘境。

在众说纷纭的各种论断中，本书更倾向于采信成王和叔虞皆年长的观点。但由此也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既然成王即位时已经成年，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理政，还非要周公来予以辅佐呢？既然唐叔虞受封的时候已经功勋卓著，为什么又会出现“桐叶封弟”这样的童话叙事呢？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① 在《成王即位与改元时之年龄考辨》（《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一文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晖对此做了大量论述，认为“成王在武王死时二十多岁，经过周公摄政七年，到还政成王时，盖即三十岁左右了”。

周公东征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周武王终于在牧野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以周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取得天下之后，周武王将东方部族中的豪强集中迁徙到镐京，把他们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加以监视控制，同时也让那些部族的遗民群龙无首，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对于他们的死对头，周武王则给予了极大的宽仁。他并未对商人赶尽杀绝，而是委任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接续商部族的统治。不过，为了防止商人造反，他还是特意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安插在商人的周围，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武王感到很满意，于是就把天下留给儿子驾鹤西去了。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出现了。

武王走的时候，成王的政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成王叔父周公旦的摄政。而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周公的摄政似乎不仅仅是担任辅政大臣那么简单，而是要行王命、成王事的。在《韩非子》《荀子》《尸子》等先秦典籍，以及后来的《史记》文本中，都曾出现过周公“履天子之籍”“假为天子七年”“南面倍依以朝诸侯”的字眼，也即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很有可能就是以天子的身份来统领天下的。

出于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这样的提法自来便受到了颇多质疑。不过，若是以先秦时期的政治传统观之，即便周公果真“履天子之籍”，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比如《春秋》起始时所记载的那位鲁隐公，他的真实身份并非鲁国国君，而是和周公旦一样的摄政。只是由于父亲去世的时候，被确立为太子的弟弟允年纪太小，鲁隐公便只好以“国君”的身份暂行摄理国事。而真正的国君则是在他的庇护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只等着有一天长大了，哥哥把国君的位子还给自己。

可事情坏也就坏在“摄政称公”这件事上，毕竟大权到手了，退不退位完全要看个人自觉。假如鲁隐公贪恋权位不肯让位，真正的国君还真就无可奈何。就算你鲁隐公心底无私，也难免会有人在背后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于是乎在他摄政十几年后，一个隐藏的猜疑链莫名其妙地打破了鲁国的宁静，鲁隐公在大夫家中被暗杀